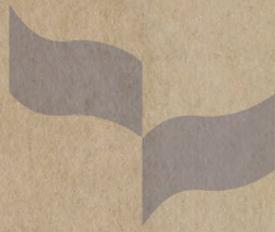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春秋通鑑中續自序

辛卯夏修既成宋元通鑑目錄呈諸先府君府君命之曰夫宋元通鑑薛氏書雖舛謬駁雜而王氏宗沐陳氏桎徐氏乾學諸書或援引明晰或紀載殫博無不足以正誤補缺考見舊聞端不賴汝之增訂刪修也唯是春秋經終周敬王四十年而涑水通鑑始於威烈之二十三年相距者七十餘歲其間家國之盛衰賢奸之事業天地人物之災怪傳聞異辭彼此互見雖有紀年六國表史世家於前稽古錄外紀

於後然缺而不全略而不詳從彼者失此紀前者棄
後無以資考古者之覽觀而釋讀史者之疑竇汝若
能取諸家傳說彙為成書而考正其是非得失之故
傳之後世使春秋戰國之間其事跡不至於泯滅則
視宋元通鑑目錄為尤要也 修之受命而退時適以
省試事亟未遑也 至壬辰秋乃得糾輯諸子史百家
言以朱子綱目體纂為書一以劉氏外紀為宗而補
以史記參以紀年存以胡氏宏金氏履祥所編輯附
以已見而折衷之七十餘年之史約為三卷名之曰

春秋通鑑中續蓋以綱目本從通鑑來故體雖綱目
而名仍通鑑也乃為之體例凡引書之類四曰引用
曰引存曰存異曰附錄自注之類四曰釋例曰考異
曰考證曰辨誤釋例而外皆有引用附錄焉再閱月
而書成成而府君薨之將賜以序會有疾中止遂
不果其明年修之不孝不克侍奉府君夏傭書者
以所錄真本來修之乃敬次其所聞於府君者著
於篇首外附長林一卷是為序告

皇清道光拾叁年歲在昭陽大荒落六月海昌朱修

春秋通鑑中續例釋

一引用傳者所以釋經也目者所以釋綱也然以古人之書居今人之下而為之釋義之所不安也故凡採引經史各以引用立名使事類相比而於下方著所從出以便觀者其有上見左氏下見通鑑者則並不錄

一引存諸子百家之言醇疵參半疑信相兼其間有事若可疑而於時理尚無大紕繆者亦引諸篇中使後之君子得以觀焉

一存異夫事之彼此不同者為異事之怪誕不經者亦為異史記所載半多矛盾百家之說尤不雅馴然易言多識傳曰多聞搜採異聞亦為論古者所不廢故亦附於本文之下次引存後昔劉向言之曰與其過而廢之毋寧過而存之此之謂也夫

一附錄春秋之例陪臣之名不見經列國大夫不書卒君弑賊不討不書葬楚越之王卒而不葬以及外事瑣事不足見經者不一而足左氏所

以有附錄也今於其事例不合春秋及事小而
不必書且不能書者亦列為附錄中有事可疑
者則為引存事誕誤者則為存異並以附錄字
冠之凡附錄之上皆用圈以隔之使不與上文
相蒙也

一釋例作史之體不同矣而以春秋之例繩後之
作史者則其書法皆在所必更更則疑疑則不
可不釋昔杜元凱作春秋釋例釋例之名由來
久矣

一考異生數千百年以後而求數千百年以前欲
事事之盡合難也集數十百家之言而為一十
二國之史欲人人之弗殊又難也穀梁子曰所
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況得之傳聞之
多異者乎今悉綜其異同之說與前人之從違
而附以己意各著於本條其有無大書相蒙者
亦為附錄次每年之末
一引用考異凡異同之說未經古人辨論者已列
為考異矣其有事理可疑而古人已先我而言

之者不敢掠美亦不敢蔽賢作引用考異悉從其原文錄出著於篇至如引用考證辨誤體例並同不更釋

一考證異同之說已列為考異矣其間有事無異同而於天文地理事物足資考據者別為考證一條無附錄

一辨誤周漢之書或彼此互異者可言異而不可言誤何也以其或得諸傳聞或見諸載紀非漫然無據也至宋明之書其摭拾舊聞援引子史

與修一例耳而有誤會書旨誤讀章句舛錯可笑者在彼為一時之誤全書之累而在我不可不深辨也雖暴古人之短在所不免然傳曰辨之弗明弗措修唯知有辨而已無大書相蒙者亦為附錄與考異同

江

浙

春秋通鑑中續卷之一

海昌朱修之今韓氏纂

周敬王名自景王子悼王弟在位十四年謚

法合善典法曰敬夙夜警戒曰敬象方益平

曰敬

戊壬

四十有一年春秋補經終此

魯哀公蔣十六蔡成侯朔十二衛侯蒯聵元晉定

公午三十三鄭聲公勝二十二吳子夫差十七燕

獻公十四齊平公騫元秦悼公十三楚惠王章十

宋景公欒三十八陳湣公越二十三杞湣公維八

越子句踐十八年考異秦悼公十三史記云十二

夏六月衛孔悝出犇宋傳見左氏

秋七月楚公孫勝殺公子申公子結公子啓傳見左

氏



引存初楚子西聞平王太子建之子勝在吳使人

召之曰吾聞勝直而剛欲寘之境葉公子高曰勝

華而不實狷而不絜若果用之害可待也不從使

為白公子高以疾間居於蔡勝請伐鄭子西未從

他日又請許之晉伐鄭楚救之勝怒曰讎不遠矣

屈建謂石乞曰

按屈建子木也
得至此時尚在

白公將為亂石

乞曰勝卑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闕

鍵之固大斗斛以出輕斤兩以內建曰此乃所以

反也白公罷朝而立倒杖而策銳貫頤血流至地

而弗知鄭人聞之曰頤之忘何不忘哉白公欲得

易甲陳士勒兵示之曰與我無患不富貴易甲笑

曰不義得天下我不取也威我以兵我不從也子

行子之威吾亦明吾義

新序逆子以兵爭拱而待
也應子以聲鄙也

兵顏色不變秋七月勝作亂殺子西子期劫惠王
拔劍而屬之屈廬曰子與我乎廬曰知命之士見
利不動臨死不恐為人臣者時生則生時死則死
其可劫乎白公乃內其劍白公欲立王子閻為王
不肯劫之以刃曰楚國之重天下無有天以與子
子何不受閻曰辭天下者非輕其利以明其德也
不為諸侯者非惡其位以絜其行也今吾見國而
忘主不仁也劫白公而失義不勇也白公彊之不
可遂殺之白公得楚國不能以府庫分人石乞曰

不義得之又不能施惠必至矣不若焚之無令人
害我白公弗聽外紀初石乞侍坐於屈建屈建

曰白公其為亂乎石乞曰是何言也白公至於室
無營所下士者三人與已相若臣者五人所與同
衣食者千人白公之行若此何故為亂屈建曰此
建之所謂亂也以君子行則可於國家行過禮則
國家疑之且苟不難下其臣必不難高其君矣建
是以知夫子將為亂也處十月白公果為亂說苑
齊人有子蘭子者事白公勝勝將為亂乃告子

蘭子曰吾將舉大事於國願與子共之子蘭子曰
我事子而與子殺君是助子之不義也畏患而去
子是適子於難也故不與子殺君以成吾義契領
於庭以遂吾行

說苑

陳人侵楚

引用陳人恃其聚而侵楚

左氏

楚人殺勝傳見左氏

引用初中鳴以養父孝聞於楚國惠王欲以為相

鳴不受其父問之對曰不可舍父之孝子為王之

忠臣父曰汝有祿於國立義於庭汝樂吾無憂矣
吾欲汝之相也鳴曰諾入朝王受之相居三年遇
白公之亂鳴將往死之其父曰棄父可乎鳴曰仕
者身歸於君祿歸於親去子事君能無死其難乎
葉公聞亂曰我怨子西棄吾言而德其治楚國乃
帥方城之外以入發太府之貨以予衆出高庫之
兵以賦民因而攻之申鳴以兵圍白公白公謂石
乞曰鳴天下之勇士也乞曰鳴天下之孝子也往
劫其父以兵鳴聞之必來白公曰善取其父持之

以兵告鳴曰子不與我父將死矣鳴流涕應之曰
食其食者死其事吾已不為父之孝子乃王之忠
臣也援桴鼓之遂與葉公殺白公而定王室葬二
子之族惠王復位申鳴之父亦死王賞鳴金百斤
鳴曰食祿避難非忠臣也定國殺父非孝子也名
不可兩立行不可兩全遂自殺外紀 白公之難
楚人有莊善者辭其母將往死之其母曰棄其親
而死其君可謂義乎莊善曰吾聞事君者內其祿
而外其身今所以養母者君之祿也身安得無死

乎遂辭而行比至公門三廢車中其僕曰子懼矣
曰懼曰既懼何不返莊善曰懼者吾私也死義吾
公也聞君子不以私害公及公門劔頸而死君子
曰好善乎哉新序

考異世家曰楚惠王八年晉伐鄭楚救之白公怒
殺子西子綦按如左此則白公作亂乃在惠王十
年云八年誤也

辨誤薛應旂甲子會紀以白公作亂為在三十九
年誅白公在四十年是年楚滅陳四十二年晉滅

陳舛謬殊異

○附錄楚惠王嘗以梁與魯陽文子文子辭曰梁險而在境懼子孫之有貳者王曰仁人不忘子孫施及楚國敢不從子與之魯陽外紀

衛世叔遺出犇齊傳見左氏

○附錄吳王夫差還自黃池息民不戒越大夫種乃倡謀曰吾謂吳王將遂涉吾地今罷師不戒以忘我我不可以怠也日臣嘗卜於天今吳民既罷而大荒荐飢市無赤米而困鹿空虛其民必移就

蒲羸於東海之濱天占既兆人事又見吾蔑卜筮
矣王若今起師以會奪之利無使夫悛越王曰善
哉乃大戒師將伐吳楚申包胥使於越越王句踐
問焉曰吳國為不道求殘我宗廟社稷以為平原
弗使血食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唯是車馬兵甲卒
伍既具無以行之請問戰奚以而可包胥辭曰不
知王固問焉乃對曰夫吳良國也能博取於諸侯
敢問君王之所以與之戰者王曰在孤之側者觴
酒豆肉簞食未嘗敢不分也飲食不致味聽樂不

盡聲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
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疾者吾問之死者吾葬之
老其老慈其幼長其孤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
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吾寬民
以子之忠惠以善之修令寬刑施民所欲去民所
惡稱其善掩其惡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
則善矣未可以戰也王曰越國之中富者吾安之
貧者吾予之救其不足裁其有餘使貧富皆利之
求以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則善矣未可以戰

也王曰越國南則楚西則晉北則齊

韋昭曰西南北皆以中國

之言春秋皮幣玉帛子女以賓服焉未嘗敢絕求以

報吳願以此戰包胥曰善哉蔑以加焉然猶未可

以戰也夫戰知為上仁次之勇次之不知則不知

民之極無以誣度天下之衆寡不仁則不能與三

軍共饑寒之殃不勇則不能斷疑以發大計越王

曰諾越王句踐乃召五大夫

吳越春秋曰冬十月乃請八大夫

吳為不道吾欲與之徼天之衷吾問諸王孫包胥

既命孤矣願諸大夫言之皆以情告無阿孤孤將

以舉大事大夫舌庸乃進對曰審賞則可以戰乎

王曰聖大夫苦成進對曰審罰則可以戰乎王曰

猛大夫種進對曰審物則可以戰乎王曰辨大夫

蠡進對曰審備則可以戰乎王曰巧吳越春秋作慎大夫

臯如進對曰審聲則可以戰乎王曰可矣吳越春秋作得

哉下又有大夫扶同日廣恩知分則可戰王曰神哉

大夫計碗曰候天察地參應其變則可戰王曰明

哉於是不虞之議自遠及近無不聞者王乃命有司

大令於國曰苟任戎者皆造於國門之外王乃令

於國曰國人欲告者來告告孤不審將為戮不利

過入五日必審之過五日道將不行王乃入命夫人王背屏而立夫人向屏王曰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內有辱是子也外有辱是我也吾見子於是止矣王遂出夫人送王不出屏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去筭側席而坐不埽王背檐而立大夫向檐王命大夫曰食土不均地之不修內有辱於國是子也軍士不死外有辱是我也自今日以後內政無出外政無入吾見子於此止矣王遂出大夫送王不出檐乃闔左闔填之以土側席而坐

禮記卷之十一

不埽國語

亥癸

四十有二年春衛殺其大夫渾良夫傳見左氏

釋例按春秋晉殺其大夫胥童童嬖人也既為大

夫則大夫之從其實也渾良夫亦然故直書曰大

夫南軒綱目易其名而曰嬖人噫其君大夫之我

可以不大夫之乎况春秋之法非大夫不得書書

嬖人非春秋法也此衛世子殺也其不稱世子何

罪衛侯也於時衛侯與良夫謀廢太子語洩太子

請殺良夫公曰諾太子使牽以退殺之衛侯勿禦

故曰罪衛侯也

三月於越敗吳于笠澤傳見左氏

引用越圍吳句踐乃坐露臺之上列鼓而鳴之軍
行成陳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以環瑱通相問也
明日徙舍於郊斬有罪者以徇曰莫如此不從其
伍之令王乃令國中不行者與之訣而告之曰爾
安土守職吾方往征討我宗廟之讎以謝於二三
子令國人各送其子弟於郊境之上軍士各與父
兄昆弟取訣國人悲哀皆作離別相去之辭曰蹀

踣摧長恧兮擢戟馭父所離不降兮以洩我王氣
蘇三軍飛降兮所向皆殂一士判死兮而當百夫
道祐有德兮吳卒自屠雪王宿恥兮威震八都軍
伍難更兮勢如貔羆行行各努力兮於乎於乎於
是聞者莫不悽惻明日徙舍於境斬有罪者以徇
曰莫如此不用王命明日徙舍至於禦兒斬有罪
者以徇曰莫如此淫泆不可禁也王乃命有司大
徇於軍曰有父母者老而無昆弟者告王親命之
曰我有大事子有父母者老而子為我死子之父

母將轉於溝壑子為我禮已重矣子歸沒而父母
之世後若有事我與子圖之明日徇於軍曰有兄
弟四五人皆在此者以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
子有兄弟四五人皆在此事若不克則是盡也擇
子之所欲歸者一人明日徇於軍曰有眩瞽之疾
者告王親命之曰我有大事子有眩瞽之疾其歸
若已修之曰已愈也漢宣帝名曰病已後若有事我與子圖之明
日徇於軍曰筋力不足以勝甲兵志行不足以聽
命者歸莫告明日遷軍接餼斬有罪者以徇曰莫

如此志行不果於是人皆有致死之心王乃命有
司大徇於軍曰謂二三子歸而不歸處而不處進
而不進退而不退左而不左右而不右身斬妻子
鬻於是吳王起師軍於江北越王軍於江南越王
乃中分其師以為左右軍以其私卒君子六千人
為中軍明日將舟戰於江及昏乃令左軍銜枚泝
江五里以須亦令右軍銜枚踰江五里以須夜中
乃令左軍右軍涉江鳴鼓中水以須吳師聞之大
駭曰越人分為二師將以夾攻我師乃不待旦亦

中分其師將以禦越越王乃令其中軍銜枚潛涉
不鼓不噪以襲攻之吳師大北越之左軍右軍乃
遂涉而從之又大敗之於沒國語吳越春秋

引存句踐自謂未能得士之死力道見鼃張股而
怒將有戰爭之氣即為之軾其士卒有問於王曰
君何為敬鼃蟲而為之軾句踐曰吾思士卒之怒
久矣而未有稱吾意者今鼃蟲無知之物見敵而
有怒氣故為之軾於是軍士聞之莫不懷心樂死
人致其命吳越春秋

夏六月晉趙鞅帥師圍衛齊人救衛晉師還傳見左氏

秋七月楚公孫朝帥師滅陳執陳侯越殺之傳見左氏

引存陳不用子家羈而楚滅之說苑

冬晉趙鞅帥師伐衛衛侯蒯聵出居于郵晉人立衛公孫般師傳見左氏

十有一月衛人弑其君蒯聵傳見左氏

齊人伐衛以般師歸傳見左氏

釋例不曰衛侯者不成般師之為君也春秋曰衛侯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人立起傳見左氏

魯侯齊侯盟于蒙傳見左氏

○附錄熒惑守心心宋分野也宋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公曰相吾之股肱曰可移於民公曰君者待民曰可移於歲公曰歲飢民困吾誰為君子韋曰天高聽卑君有君人之言三熒惑宜有動於是候之果徙三度史記初景公之世有

善星文者許以上大夫之位處於層樓延閣之上
以望氣象設以珍食施以寶衣其食則有渠滄之
鳧煎以桂髓叢庭之鷄蒸以蜜沫淇漳之鱧脯以
青茄九江珠璣爨以蘭蘇華清夏潔灑以織縞華
清井之澄華也饗人視時而叩鐘伺食以擊磬懸
四時之衣春夏以金玉為飾秋冬以翡翠為溫燒
異香於臺上忽有野人被草負笈叩門而進曰聞
君愛陰陽之術好象緯之秘請見公乃延之崇堂
語則及未來之兆次及已往之事萬不失一夜則

子甲

觀星望氣晝則執算披圖不服寶衣不甘奇食景
公謝曰今國喪亂微子何以輔之曰德之不均亂
將及矣修德以來人則天應之祥人美其化景公
曰善遂賜姓曰子氏名之曰韋拾遺記

四十有三年春宋公殺其大夫皇瑗傳見左氏

引用宋殺瑗於丹水之上竹書紀年

宋大水丹水壅不流

巴人伐楚圍鄢傳見左氏

三月楚人以吳人敗巴于鄢傳見左氏

衛侯起出犇齊衛侯輒復歸于衛傳見左氏

引用出公賞從亡者史記

秦人城雍

秦伯卒史佚其名

考異按春秋哀三年秦伯卒四年葬秦惠公是年

悼公立即為元年則魯哀公十八年乃秦悼公之

十五年也謹按浙欽定二十國年表甲子周

敬王四十三魯哀公十八秦悼公十五卒子厲共

公立亦以是年為十五年而史記以是年為悼公

十四年卒誤也始皇本紀曰十五年與春秋合秦本紀曰十四年與十二諸侯年表合究其故蓋以惠公為在位十年耳

葬秦悼公謚法年中早夭曰悼肆行勞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

引用葬僖公西史記圖

○附錄晉有孕婦七歲不生有西山女子化為丈

夫外紀。按開元占經引此在晉定公二十五年見竹書今本無當在王三十三年不知劉氏何以引入是年

○附錄考異史記謂楚滅陳之明年杞公子闕路

弒湣公而自立今考楚滅陳為杞湣公之九年而

公之弑則在十六年為元王五年距滅陳七年非
明年也史誤

丑乙

四十有四年

〔考異〕按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止敬王四十三年甲
子云是年王崩六國表始元王元年乙丑云在位
八年司馬光稽古錄劉恕通鑑外紀並從其說而
周本紀并謂王立四十二年而崩今據左氏傳魯
哀公十九年冬叔青如京師敬王崩故也則王崩
當在四十四年竹書紀年金履祥前編南軒綱目

並從其說又竹書志疑謂太平御覽第八十五卷
引史記周本紀云敬王在位四十四年而以本紀
年表稱四十二四十三者為誤考今本御覽第
八十五卷引史記作敬王在位四十三年崩子元
王仁立不言四十四年不知今本御覽之訛耶抑
志疑之誤耶今恭遵江欽定春秋二十國年
表及左傳紀年前編之說定以是年為敬王四十
四年明年為元王元年

春於越伐楚 傳見左氏

夏楚追越師至于郟傳見左氏

天王崩

秋楚人伐東夷東夷及楚師盟于敖傳見左氏

吳人伐楚傳見左氏

引用吳王夫差彊陵齊晉伐楚史記

引存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

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丸挾彈游於後園露

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

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

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旁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說苑○此事不知在此年否附於此

冬魯侯使叔青來會葬傳見左氏

葬敬王

○附錄初田常言於齊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田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及公族

之強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瑯邪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田常乃選齊國中女子長七尺以上為後宮後宮以百數而使賓客舍人出入後宮者不禁及田常卒有七十餘男史記

元王名仁敬王子在位七年史記曰在位八年

杜氏世族譜曰十年說見上敬王十四年及下七年謚法能思辨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徐廣曰世本云貞王介也

元年考異史本紀外紀並作二年

魯哀公二十蔡成侯十六衛出公輒後二晉定公
三十七鄭聲公二十六吳子夫差二十一燕獻公
十八齊平公六秦厲共公二楚惠王十四宋景公
四十二杞湣公十二越子句踐二十二年辨誤秦
厲共公史佚其名而以厲共二字為謚也薛應旂
妄曰子厲立是為共公噫將威烈慎靚亦以威慎
為名烈靚為謚耶

春王正月王即位

夏魯人齊人鄭人會于廩丘鄭人辭諸侯傳見左氏

秋吳公子慶忌出犇楚 傳見左氏

冬慶忌自楚復入于吳吳人殺之 傳見左氏

考異 吳越春秋有王僚子慶忌勇力絕人出亡在

衛欲以報仇吳子使要離刺殺之江中事在闔閭

二年去此久遠蓋別一慶忌與此名同耳或者傳

聞異辭紀載互異亦未可知第彼此俱有年可考

而吳又易君已久恐不得引彼入此混為一事而

附之存異也

○附錄 晉趙簡子鞅卒子毋卹代 考異按史記六國表始元王元

年趙簡子四十二 晉定公三十六 卽此敬王四十四

附錄晉趙簡子葬卒子毋血代國表始元王元

年趙簡子四十二晉定公三十六即此敬王四十四年也明年簡子四十三即此元王元年無簡子卒事至定王十一年為簡子之六十年簡子卒明年為襄子元年又趙世家晉出公十七年簡子卒亦與表合則在此後十七年而左氏哀二十年冬越圍吳趙孟降喪食稱寡君之老無恤則是簡子以是年卒而襄子代之明證也所以外紀前編諸家並於三年書簡子卒而不從史記又按趙世家言晉定公三十七年卒而簡子除三年之喪期而已蓋以為晉定公卒而簡子不為君服三年而為簡子也亦因左氏有降於喪食之言而誤以襄子史公當日所見何以與左傳刺謬若是今從左傳及劉氏金氏之說書簡子卒於是年其史記諸書所稱簡子卒襄子初立事並錄于此蓋法壹德不解曰簡平易不疵曰簡○引用考異劉氏恕曰左氏傳魯哀公十七年晉復伐衛簡子曰止謂趙鞅也二十年十一月越圍吳趙孟降於喪食曰先主

與吳王有質使楚隆告於吳王曰寡君之老無恤謂襄子也杜預曰趙孟襄子時有父簡子之喪是歲周元王二年為元王元年也晉定公三十七年也至史記六國表周定王十一年晉出公三十七年趙簡子之六十年簡子卒趙世家亦云則簡子卒在魯哀二十年之後十七年矣而趙世家襄子元年越圍吳襄子降喪食乃是左傳哀二十年事若簡子以晉出公十七年卒則襄子元年在吳亡後十六年不得使楚隆如吳也史記前後錯誤故以左傳為據修之曰按史記趙世家已於晉定三十七年言是歲越王句踐滅吳復於出公十八年襄子元年書越圍吳云云數行之中前後複出錯誤不相照顧蓋史以簡子為卒於貞十一年則滅吳時簡子尚無恙而楚隆如吳實襄子所使不得繫之簡子彼此掣肘不暇細考故重出耳猶貞五年南里之役稱簡子疾母郵代將其實簡子死已十餘年不初簡子嘗與樂激游曰吾好聲色而激相涉也

致之吾好宮室臺榭而激為之吾好良馬善御而
激求之吾好士六年矣而激未嘗進一人是進吾
過而黜吾善也將沉激於河外紀 或謂簡子曰

君何不更乎簡子曰諾左右曰君未有過何更之
有簡子曰吾將求之以來諫者却之必止我過矣

外紀

簡子聞楊寔之賢問於成傳傳曰不知也

簡子曰子與之友何不知也傳曰寔年十五廉而
不匿年二十善義且仁三十勇毅果決四十綏懷
鄉里遠人親附不見於今十年為人數變是以不

知也外紀 楊因見簡子曰臣居鄉三逐事君五

去聞君好士故來見簡子絕食而迎之左右諫曰

居鄉三逐不容於眾也事君五去不忠於君也簡

子曰美女醜婦之仇也盛德之士亂世所疏也正

直之行邪枉所憎也授以為相而國大治外紀

趙簡子從晉陽之邯鄲中路而止引車吏問曰君

何為止簡子曰董安于在後吏曰此三軍之事也

君奈何以一人留三軍也簡子曰諾驅之百步又

止吏將進諫董安于適至簡子曰秦道之與晉國

交者吾忘令人塞之董安于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子曰官之寶璧吾忘令人載之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子曰行人燭過年長矣言未嘗不為晉國法也吾行忘令人辭且聘焉對曰此安于之所為後也簡子可謂外省內知人矣故身佚國安

說苑

董安于為趙上地守行石邑山中澗深

峭如墻深百尺因問其旁鄉左右曰人嘗有入此者乎對曰無有曰嬰兒癡聾狂悖之人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牛羊犬豕嘗有入此者乎曰無有董

安于太息曰吾能治矣使吾治之無赦猶入澗之必死也則人莫之敢犯也 韓非子 趙簡子游于

河而樂之歎曰安得賢士而與處乎舟人古乘跪而對曰夫珠玉無足去此數千里而所以能來者

人好之也今士有足而不來者此是吾君不好之乎簡子曰吾門左右容千人朝食不足暮收市征

暮食不足朝收市征吾尚可謂不好士乎古乘對曰鴻鵠高飛遠翔其所恃者六翮也背上之毛腹

下之毳無尺寸之數去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卑

益之滿把飛不能為之益高不知門下左右客千人者有六翮之用乎將盡毛毳也

說苑

趙簡子

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夙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反其妻怒而去之臣笑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說苑

趙簡子攻陶有二人先登死於城上簡子欲得

之陶君不與承盆疽謂陶君曰簡子將掘君之墓以與君之百姓市曰踰城梯邑者將舍之不者將掘其墓朽者揚其灰未朽者辜其尸陶君懼請劾二人之尸以為和

說苑

趙簡子將襲衛使史黯

往視之期以一月六月而後反簡子曰何其久也黯曰謀利而得害由不察也今蘧伯玉為相史鱗佐焉孔子為客子貢使令於君前甚聽易曰渙其群元吉渙者賢也群者象也元者吉之始也渙其群元吉者其佐多賢矣簡子按兵而不動耳

說苑

簡子使人以明白之乘六先以一璧為遺於衛
衛叔文子曰見不意可以生故此小之所以事大
也今我未以往而簡子先以來必有故於是斬林
除園聚歛積蓄而後遣使者簡子曰我舉也為不
可知也今既已知之矣乃輟圖衛說苑趙簡子
問於翟封荼曰吾聞翟雨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
雨血三日信乎曰信又聞馬生牛牛生馬信乎曰
信簡子曰大哉妖亦足以亡國矣對曰雨穀三日
蚩風之所飄也雨血三日鷲鳥擊於上也馬生牛

牛生馬雜牧也此非翟之妖也簡子曰然則翟之妖奚也對曰其國敷散其君幼弱其諸卿貨其大夫比黨以求祿爵其百官肆斷而無告其政令不竟而數化其士巧貪而有怨此其妖也

說苑

趙

簡子有臣尹綽赦厥簡子曰厥愛我諫我必不於衆人中綽也不愛我諫我必於衆人中綽曰厥也愛君之醜而不愛君之過也臣愛君之過而不愛君之醜孔子曰君子哉尹綽面訾不譽也

說苑

趙簡子乘弊車腴馬衣殺羊裘其宰進諫曰車新

則安馬肥則往來疾狐白之裘溫且輕簡子曰吾
非不知也吾聞之君子服善則益恭細人服善則
益倨我以自備恐有細人之心也說苑 趙簡子

上羊腸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獨擔戟行
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皆推車會獨擔
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侮其主為人臣侮其
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而侮其主者死而
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會曰身死妻子又
死是謂死而又死君既已聞為人臣而侮其主者

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而侮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侮其臣者知者不為謀辨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鬪知者不為謀則社稷危辨者不為使則使不通勇者不為鬪則邊境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與群臣飲以虎會為上客新序薄疑謂趙簡子曰君之國中飽簡子欣然而喜曰何如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奸吏富矣韓非子

晉中牟叛晉趙毋卹帥師圍取之

引用趙簡子卒而未葬而中牟叛之葬五日襄子
興師而伐之圍未匝而城自壞者十堵襄子擊金
而退之軍吏請曰君誅中牟之罪而城自壞者十
堵是天助之也君曷為而退之襄子曰吾聞之於
叔向曰君子不乘人於利不厄人於險使之城然
後攻之中牟聞其義而請降

說苑。韓詩外傳

十有一月越圍吳 傳見左氏

引用九月 周十一月也 越子召范蠡而問焉曰誘有

之曰觥飯不及壺飧今歲晚矣子將奈何范蠡對
曰微君王之言臣固將謁之臣聞從時者猶救火
追亡人也蹶而趨之唯恐弗及王曰諾遂興師伐
吳至於五湖吳人聞之出挑戰一日五反王弗忍
欲許之范蠡進諫曰謀之廊廟失之中原其可乎
王姑弗許也臣聞之得時無急時不再來天子不
取反為之災羸縮轉化後將悔之天節固然唯謀
不遷王曰諾弗許范蠡曰臣聞古之善用兵者羸
縮以為常四時以為紀無過天極究數而止天道

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去微者則是行陽至

皇皇日月以為常明者以為法微者則是行陽至而陰陰至而陽日困而還月行而匡古之善用兵者因天地之常與之俱行後則用陰先則用陽近則用柔遠則用剛後無陰蔽先無陽察用人無藝往從其所剛強以禦陽節不盡不死其野彼來從我固守勿與若將與之必因天地之災又觀其民之饑飽勞逸以參之盡其陽節盈我陰節而奪之宜為人客剛強而力疾陽節不盡輕而不可取宜為人主安徐而重固陰節不盡柔而不可迫凡陳

之道設右以為牝益左以為牡蚤晏無失必順天道周旋無究今其來也剛強而力疾王姑待之王

曰諾弗與戰

國語

越敗吳于沒

韋昭曰在魯哀公之十九年

又郊敗之三戰三北遂圍吳

國語。外紀并此條於敬四十二年敗吳

笠澤下按郊敗韋昭以為在二十年則當在此年也下文言居軍三年者謂越三年猶言越三日七日耳移

錄于此

引存越圍吳於西城吳王大懼夜遁越王追犇攻

吳兵入於江陽松陵欲入胥門來至六七里望吳

南城見伍子胥頭巨若車輪目若耀電鬚髮四張

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段道即日夜半暴風突

射於十里越軍大懼留兵假道即日夜半暴風疾
雨雷轟電激飛石揚砂疾如弓弩越軍壞敗松陵
却退兵士僵斃人衆分解莫能救止范蠡文種乃
稽顙肉袒拜謝子胥願乞假道子胥乃與種蠡夢
曰吾知越之入吳矣故求置吾頭於南門以觀汝
之破吳也惟欲以窮夫差定汝入我之國吾心又
不忍故為風雨以還汝軍然越之伐吳自是天也
吾安能止哉越如欲入更從東門我當為汝開道
貫城以通汝路於是越軍明日更從江出入海陽

于三道之翟水乃穿東南隅以達越軍遂圍吳
越春秋

晉侯午卒

晉荀瑶帥師伐鄭取九邑

葬晉定公

諡法大慮靜民曰定
法古曰定純行不二曰定

○附錄蜀賂於秦史記表

丁卯

二年秋八月魯侯齊侯邾子盟于顧傳見左氏

晉趙毋卹誘代子殺之遂滅代

引用初趙簡子疾五日不知人大夫皆懼醫扁鵲

視之出董安于請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

視之出董安于請扁鵲曰血脉治也而何怪在昔
秦穆公嘗如此七日而寤寤之日告公孫支與子
輿曰我之帝所甚樂吾所以久者適有學也帝告
我晉國將大亂五世不安其後將霸未老而死霸
者之子且令而國男女無別公孫支書而藏之秦
識於是出矣獻公之亂文公之霸而襄公敗秦師
于殽歸而縱淫此子之所聞今主君之疾與之同
不出三日疾必間間必有言也居二日半簡子寤
語大夫曰我之帝所甚樂與百神游於鈞天廣樂

九奏萬舞不類先王之樂其聲動人心有一熊欲
來援我帝命我射之中熊熊死又有一羆來我又
射之中羆羆死帝甚喜賜我二笥皆有副吾見兒
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壯也以賜之
帝告我晉國且世衰七世而亡嬴姓將大敗周人
于范魁之西而不能有也今余思虞帝之勲適余
將以其胄女孟姚配而七世之孫董安于受言而
書藏之以扁鵲言告簡子簡子賜扁鵲田四萬畝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办之

他日簡子出有人當道辟之不去從者怒將刃之

當道者曰吾欲有謁於主君從者以聞簡子召之

曰吾有所見子晰也當道者曰屏左右願有謁簡

子屏人當道者曰主君之疾臣在帝側簡子曰然

有之子之見我我何為當道者曰帝令主君射熊

與羆皆死簡子曰是且何也當道者曰晉國且有

大難主君首之帝令主君滅二卿夫熊與羆皆其

祖也簡子曰帝賜我二笥皆有副何也當道者曰

主君之子將克二國於翟皆子姓也正義曰謂代

和姓纂荀為文王子邠伯之後去邑為荀則當為
姬姓又黃帝子有滕歲任荀路史作荀亦姬姓張

以子姓之一為知伯不知所出又按知伯乃是晉卿非翟國也張以知伯與代當翟之二國尤謬

簡子曰吾見兒在帝側帝屬我一翟犬曰及而子之長以賜之夫兒何謂以賜翟犬當道者曰兒主君之子也翟犬者代之先也主君之子且必有代及主君之後嗣且有革政而胡服并二國於翟簡子問其姓而延之以官當道者曰臣野人致帝命耳遂不見異日姑布子卿見簡子簡子徧召諸子相之子卿曰無為將軍者簡子曰趙氏其滅乎子卿曰吾嘗見一子於路殆君之子也簡子召子母

卹母卹至則子卿起曰此真將軍矣簡子曰此其
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所授雖賤必貴
自是之後簡子盡召諸子與語母卹最賢簡子乃
告諸子曰吾藏寶符于常山上先得者賞諸子馳
之常山上求無所得母卹還曰已得符矣簡子曰
奏之母卹曰從常山上臨代代可取也簡子於是
知母卹果賢乃廢太子伯魯而以母卹為太子簡
子卒母卹代立母卹姊前為代王夫人簡子既葬
未除服北登夏屋其所以善代者萬故代君以善

禮記卷之十一

三十一

馬奉毋邶毋邶謁代子請觴之舞者數百人置兵
羽中使厨人操銅斗以食代王酒酣陰令宰人以
斗擊之一成腦塗地舞者操兵以鬪盡殺其從者
以代君之車迎其姊其姊道聞之泣呼天曰以弟
亡夫非仁也以夫怨弟非義也摩笄自刺而死代
人憐之名其所死地為摩笄之山遂興兵平代代
即北戎也襄子兄伯魯早死封其子周於代為代

成君史記外紀

釋例禮記曰蠻夷戎狄之君雖大曰子子曰

考異史記在定王二十二年外紀在是年從外紀

考異史記在定王十二年外紀在是年從外紀○
按外紀以敬王四十四年為元王元年此言二年
實元年也今次在二年者以六國表在襄子元年
而不在簡子六十年也

○附錄石益謂孫伯曰吳將亡矣吾子亦知之乎
孫伯曰晚矣子之知之也吾何為不知石益曰然
則子何以不諫孫伯曰昔桀罪諫者紂焚聖人剖
王子比干之心袁氏之婦絡而失其紀其妾告之
怒棄之夫亡者豈斯人知其過哉

辰戌

春秋左傳卷之十一

卷之十一

三年夏四月邾子益自齊犇越

傳見左氏

越人納邾子益于邾邾世子革出犇越

傳見左氏

冬十有一月丁卯越滅吳吳子夫差卒越人以歸

傳見左氏

引用越圍吳三年吳師自潰遂入吳國圍王宮吳

王帥其賢良與其重祿以上姑蘇使王孫雄行成

於越曰昔上天降禍於吳得罪於會稽今君其圖

不穀不穀請復會稽之和王弗忍欲許之范蠡進

諫曰臣聞之聖人之功時為之庸得時弗成天有

還形天節不遠五年復反小凶則近大凶則遠先
人有言曰伐柯者其則不遠今君王不斷其忘會
稽之事乎王曰諾弗許使者往而復來辭愈尊禮
愈卑王又欲許之范蠡諫曰孰使我早朝而晏罷
者非吳乎與我爭三江五湖之利者非吳邪夫十
年謀之一朝而棄之其可乎王姑弗許其事將易
冀已王曰吾欲弗許而難對其使者子其對之范
蠡乃左提鼓右援枹以應使者曰昔上天降禍於
越委制於吳而吳不受今將反此義以報此禍吾

王敢無聽天之命而聽君王之命乎王孫雄曰子
范子先人有言曰無助天為虐助天為虐者不祥
今吾稻蟹不遺種子將助天為虐不忌其不祥乎
范蠡曰王孫子昔我先君固周室之不成子也故
濱於東海之陂龜鼉魚鼈之與處而鼃黽之與同
渚余雖醜然而人面哉吾猶禽獸也又安知是譏
諷者乎王孫雄曰子范子將助天為虐助天為虐
不祥雄請反辭於王范蠡曰君王已委制於執事
之人矣子往矣無使執事之人得罪於子使者辭

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

反范蠡不報於王擊鼓興師以隨使者至於姑蘇之宮不傷越民遂滅吳使人告於吳王曰天以吳賜越孤不敢不受以民生之不长王其無死民生於地上寓也其與幾何寡人其達王於甬句東夫婦三百唯王所安以沒王年吾與君為二君乎夫差對曰寡人禮先一飯矣君若不忘周室而為弊邑宸宇亦寡人之願也君若曰吾將殘女社稷滅女宗廟寡人請死余何面目以視於天下乎越君其次也夫差將死嘆曰吾悔不用子胥之言以至

於此乃使人說於子胥曰使死者無知則已矣若其有知吾何面目以見員也乃蔽其面而死越滅吳上征上國宋衛陳蔡執玉之君皆入朝夫唯能下其群臣以集其謀故也

國語

引存初吳子之伐齊也道出胥門晝假寐於姑胥之臺而得夢及寤而起其心恬然悵焉乃命太宰嚭告曰寡人晝卧有夢請占之得無所憂哉夢入章明宮見兩鑿蒸而不炊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兩鋏殖我宮墻流水湯湯越我宮堂後房鼓震篋

遂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吉則言

篋有鍛工前園橫生梧桐子為寡人占之吉則言
吉凶則言凶無諛寡人心之所從太宰詔曰美哉
王之興師伐齊也臣聞章者德鏘鏘也明者破敵
聲聞功朗明也兩鏗蒸而不炊者大王聖德氣有
餘也兩黑犬嗥以南嗥以北者四夷已服朝諸侯
也兩鋏殖宮墻者農夫就成田夫耕也流水湯湯
越我宮堂者鄰國貢獻財有餘也後房鼓震篋篋
有鍛工者宮女悅樂琴瑟和也前園橫生梧桐者
樂府鼓聲也吳王大悅而其心不已召王孫駱問

曰寡人忽晝夢為予陳之王孫駱曰臣智淺能薄無方術之事不能占大王夢其有所知者東掖門

亭長長城公弟

越絕長城公弟作越公弟子

公孫聖幼而好學

長而意游博聞強識能知方來之事與鬼神之情狀願王問之王乃遣王孫駱往請公孫聖曰吳王晝卧姑胥之臺忽然感夢覺而悵然使子占之急詣姑胥之宮公孫聖伏地而泣有頃而起其妻從旁謂之曰子何性鄙希覩人主卒得急召涕下如雨公孫聖仰天曰悲哉非子所知也今日壬午時

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可逃亡非但自取滅傷矣

加南方命屬上天不可逃亡非但自哀誠傷吳王
妻曰子以道自結於主有道當行上以諫王下以
約身今聞急召憂惑潰亂非賢人所宜公孫聖曰
愚哉女子之言也吾受道十年隱身避害欲紹壽
命不意卒得急召中世自棄故悲與子相離耳把
臂而訣涕下如雨遂至姑胥之臺謁見吳王王勞
之告以夢曰為寡人精占之公孫聖曰臣不言身
名全言之必死百段於王前臣聞好船者必溺好
戰者必亡臣好直言不顧其命願王圖之夫章者

戰不勝走倬惶也明者去昭昭就冥冥也見兩鏹

蒸而不炊者大王且不得火食也兩黑犬嗥以南

嗥以北者大王將死魂魄惑也吳越春秋曰黑者陰也北者匿也

兩錮殖宮墻者越軍入吳國伐宗廟掘社稷也流

水湯湯越宮堂者宮室虛也後房篋篋鼓震者坐

太息也前園橫生梧桐者梧桐心空不為用器但

為甬童與死人俱葬也願大王按兵修德無伐於

齊則可銷也吳王忿聖言不祥乃使其身自受其

殃顧力士石番以鐵鎚擊殺之聖乃仰頭向天而

言曰蒼天知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令我家無

言曰蒼天知冤乎忠而獲罪身死無辜令我家無

葬我提我至深山後世相屬為聲響王乃使人提

於胥山之上

吳越春秋作蒸邱越絕作秦餘杭之山按下山之言胥山之巔此誤也今改正

豺狼食汝肉野火燒汝骨東風至飛揚汝灰又何

能為聲響哉及敗王帥群臣遁去三日三夕達於

秦餘杭山胸中愁憂饑餓乏糧據地飲水持生稻

而食之顧左右曰此何名也對曰是生稻也吳王

曰是公孫聖所言不得火食走倥偬也王孫駱曰

飽食而去前有胥山西坂中可以匿止王行謂太

宰嚭曰我戮公孫聖於此山之巔子試為寡人前呼之即尚在耶當有聲響太宰嚭即上山三呼之皆迭應吳王大怖足行屬腐面如死灰曰公孫聖令寡人得邦誠世世相事須臾越兵至三圍吳范蠡居中吳王書其矢而射種蠡之軍曰吾聞狡兔已死良犬就亨敵國如滅謀臣必亡今吳病矣大夫何慮乎大夫種書矢射之曰上天蒼蒼若存若亡越君句踐下臣種敢言之吳為無道殺伍子胥戮公孫聖用太宰嚭侵虐齊晉囚辱我君臣句踐

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仲冬氣

謹上刻青天敢不如命大夫種謂越君曰仲冬氣
定天將殺戮不行天殺反受其殃越王敬拜曰諾
今圖吳王將為何如大夫種曰君被五勝之衣帶
步光之劍杖屈廬之矛瞋目大言以執之越王曰
諾乃如大夫種辭吳王曰誠以今日聞命言有頃
吳王不自殺越王復使謂曰何王之忍辱厚恥也
世無萬歲之君死生一也今子尚有遺榮何必使
我師衆加於王吳王仍未肯自殺句踐謂種蠡
曰二子何不誅之種蠡曰臣人臣之位不敢加誅

於人主願王急而命之天誅當行不可久留越王復瞋目怒曰死者人之所惡惡者無罪於天不負於人今君滅亡而不知愧辱而欲求生豈不鄙哉吳王乃歎息四顧而望曰諾乃引劍而伏之死吳王臨欲伏劍顧謂左右曰吾生既慙死亦愧矣使死者有知吾羞前君於地下不忍覩忠臣伍子胥及公孫聖使其無知吾負於生死必連繫結組以罩吾目恐其不蔽願復重羅繡三幅以為掩明生不昭我死不見我形吾何可哉越王乃葬吳王以

禮於秦餘杭山卑猶吳越春秋

存異越王禽夫差於餘杭山與之劍使自圖之吳

王乃旬日而自殺越絕

考異按是年於晉為出公元年史記於定公三十

七年言是歲越滅吳誤

○附錄越子滅吳立賀臺于越初學記引吳越春秋今本無

趙襄子問於王子維曰吳之所以亡者何也對曰

吳君吝而不忍襄子曰宜哉吳之亡也吝則不能

賞賢不忍則不能罰姦賢者不賞有罪不能罰不

亡何待 新序

○附錄引存越王滅吳謂太宰嚭日子為臣不忠

無信亡國滅君乃誅嚭并其妻子葬之於卑猶之

旁吳越春秋三臺者太宰嚭妻子死所也越絕

用考證劉恕曰史記吳世家越王滅吳誅太宰嚭

以為不忠而歸左氏傳哀二十四年閏月公如越

季孫懼使因太宰嚭而納賂焉在吳亡後二年也

如左氏之說則嚭入越亦尚用事安得吳亡即誅

越子晉侯齊侯會于徐州

引用句踐既平吳乃以兵北渡淮吳越春秋淮與

齊晉諸侯會于徐州 史記

越人來聘

引用致貢于周 史記

王使賜越子胥

引用王使賜句踐胥命為伯句踐已去渡淮南以

淮上地與楚歸吳所侵宋地于宋與魯泗東地百里當是時越兵橫行于江淮東諸侯畢賀號稱霸

王 史記

考異以上三條前編并下殺文種事俱在是年外

紀俱在明年今從吳越春秋三事在今年一事在
明年

館

○附錄越王索卒于楚而攻晉左史倚相謂楚惠
王曰越已破吳豪士死銳卒盡大甲傷索兵攻晉
示我病也不如起師與之分吳惠王曰善起師從
之越王怒將擊楚文種曰我憊矣與戰必不克不
如賂之乃割露山之西五百里以與楚外紀越
王還于軍當歸而問于范蠡曰何子言之合于天
范蠡曰此素女之道一言即合大王之事實金匱

之要在乎上下王曰善哉吾不釋王其可悉乎

之要在于上下王曰善哉吾不稱王其可恚乎二
疑有蠡曰不可昔吳之稱王僭天子之號天變于
誤字上曰為陰蝕令君遂僭號不歸恐天變復見越王
還于吳置酒文臺群臣為樂乃命樂作伐吳之曲
樂師曰臣聞即事作操功成作樂君王崇德誨化
有道之國誅無義之人復仇還恥威加諸侯受霸
王之功功可圖于圖畫德可刻于金石聲可託于
管絃名可留于竹帛臣請引琴而鼓之遂作章暢
之辭辭畢大夫種蠡進祝酒其辭曰皇天祐助我

王受福良臣集謀我王之德宗廟輔政鬼神承翼
君不忘臣臣盡其力上天蒼蒼不可掩塞觴酒二
升萬福無極又曰我王賢仁懷道抱德滅讎破吳
不忘反國賞無所吝群邪杜塞君臣同和福祐千
億觴酒二升萬歲難極臺上羣臣大悅而笑越王
面無喜色范蠡知王愛壤土不惜群臣之死以其
謀成國定必復不須功而返國也故面有憂色而
不悅也范蠡從吳欲去恐句踐未返失人臣之義
乃從入越吳越春秋反至五湖范蠡辭於王曰

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設疑子之

君王勉之臣不復入於越國矣王曰不穀疑子之
所謂哉何也范蠡對曰臣聞之為人臣者君憂臣
勞君辱臣死昔君王辱于會稽臣所以不死者為
此事也今事已濟矣臣請從會稽之罰王曰所不
掩子之惡揚子之美者使其身無終沒于越國子
聽我言與子分國不聽我言身死妻子為戮范蠡
對曰臣聞命矣君行制臣行意遂乘輕舟以浮於
五湖莫知其所終極王命工以良金寫蠡之狀而
朝禮之浹日而命大夫朝之環會稽三百里者以

為范蠡地曰後世子孫有敢侵蠡之地者使無終
沒於越國皇天后土四鄉地主正之 國語 范蠡
既去越王愀然變色召大夫種曰蠡可追乎種曰
不及也王曰奈何種曰蠡去時陰晝六陽晝三日
前之神莫能制者元武天空威行孰敢止者度天
關涉天梁後入天一前翳神光言之者死視之者
狂臣願大王勿復追也蠡終不還矣自范蠡去後
計碗佯狂大夫免庸扶同之徒日益踈遠不親于
朝大夫種內憂不朝人或讒之于王曰文種棄宰

相之位而令君王霸於諸侯令官不加增位不益封乃懷怨望之心憤發於內色變於外故不朝耳異日種諫曰臣所以蚤朝而晏罷若身疾作者但為吳耳今已滅之王何憂乎王默然 吳越春秋

隕石于晉

○附錄考異 吳越春秋謂是年魯哀公犇越國人迎之歸按是年為魯哀公二十三年犇越在此後

四年

四年夏晉侯使荀瑶來聘 告伐齊也

巳巳

六月壬辰晉荀瑶帥師伐齊及齊高無丕戰于犁邱

齊師敗績獲齊顏庚 事詳左氏

蔡侯朔卒

越子殺其大夫種

引用初范蠡謂文種曰子去矣越王必將誅子種

不然其言蠡復為書遺種曰吾聞天有四時春生

冬伐人有盛衰泰終必否知進退存亡而不失其

正唯賢人乎蠡雖不才明知進退高鳥已散良弓

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亨夫越王為人長頸鳥喙

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安樂可與履危

將藏狡兔已盡良犬就事夫越王為人長耳大目

鷹視狼步可以共患難而不可共安樂可與履危
不可與安子若不去將害于子明矣文種不信其
言至是勾踐召相國大夫種而問之曰吾問知人
易自知難其知相國何如人也種曰哀哉大王知
臣勇也不知臣仁也知臣忠也不知臣信也臣誠
數以損聲色滅淫樂竒說恠諭盡言竭忠以犯大
王逆心拂耳必以獲罪臣非敢愛死不言言而後
死昔子胥于吳當夫差之誅也謂臣曰狡兔死良
犬亨敵國滅謀臣亡范蠡亦有斯言臣見王志也

越王默然不應大夫亦罷謂其妻曰吾王既免于
患難雪恥于吳我盡九術之謀于彼為佞在君為
忠王不察也乃曰知人易自知難是凶妖之象也
吾將復入恐不再還與子長訣相求於元冥之中
妻曰何以知之種曰吾見王時正犯玉門之第八
也辰尅其目上賊於下是謂亂醜必害其良今日
尅其辰上賊於下吾命湏臾之間耳越王復召相
國謂曰子有陰謀兵法傾敵取國九術之策今用
三已破強吳其六尚在于所願幸以餘術為孤前

王於地下謀吳之先人於是種仰天歎曰嗟乎吾
聞大恩不報大功不還其謂斯乎吾悔不從范蠡
之謀越王遂賜文種屬盧之劍種得劍又歎曰南
陽之宰而為越王之擒自笑曰百世之後忠臣必
以吾為喻矣遂伏劍而死越王葬種於國之西山
吳越春秋

考異前編與會徐州致貢歸昨事並在上年劉氏
外紀並在是年今從吳越春秋割殺種事在此

○**附錄**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苦

身戮力耕於海畔父子治產致數千萬齊人聞其
賢以為相范蠡喟然歎曰居家致數千金居官致
卿相此布衣之極也又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
散其財而懷其重寶間行以去止於陶以為陶天
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可以致富自謂陶
朱公復約要父子耕畜廢居候時轉物逐什一之
利居無何資累巨萬蠡善治產能擇人而任時十
九年間三徙所止必成名再散貧交昆弟魯之窮
士倚頓耕桑而常飢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

士猗頓耕桑而常飢寒聞朱公富往問術焉朱公

告之曰畜五牝乃適西河大畜牛羊於猗氏南十
年之間其息不可計貲擬王公以興富於猗氏故
曰猗頓或曰頓用鹽鹽起邯鄲郭縱以鐵治成業
與王者埒富范蠡衰老聽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
鉅萬故天下言富者稱陶朱公外紀朱公居陶生
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
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
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溢置褐器中載以一牛
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

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于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藿到門所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毋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

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齋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

生雖居窮閭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
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
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
病不宿誠後復歸勿動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
為殊無短長也莊生聞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
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
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
王乃使使者封三錢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
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

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
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
曰若不去耶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
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
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
羞為兒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
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
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
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王大怒曰寡

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王大怒曰寡

人雖不德耳奈何以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
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
歸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唯朱公獨笑曰吾固知
必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
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
生而見我富乘堅策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
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
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
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

史記越

世家

越王既已誅忠臣霸於闕東從瑯琊起觀

臺周七里以望東海死士八千人戈船三百艘

越春秋

越王使人如木客山取元常之喪欲徙

葬瑯琊三穿元常之墓墓中生燖風飛砂石以射

人人莫能入勾踐曰吾前君其不徙乎遂置而去

吳越春秋

越子及晉侯齊侯秦伯楚子盟以輔王室秦伯不肖

盟冬十月越子伐秦及河秦人降乃復

引用勾踐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王室血盟而

引用 勾踐使使號令齊楚秦晉皆輔王室血盟而

去秦厲公不用越王之命勾踐乃選吳越將士西

渡河以攻秦軍士苦之會秦怖懼逆自引咎越乃

還軍軍人悅樂遂作河梁之詩曰渡河梁兮渡河

梁舉兵西伐攻秦邦或作攻秦王誤也按此時秦未稱王殆後人所贗也不可

從孟冬十月多雪霜隆寒道路誠難當陣兵未濟

秦師降諸侯怖懼皆恐惶聲傳海內威遠邦稱霸

穆桓齊楚莊天下安寧壽考長悲去歸兮河無梁

自越滅吳中國皆畏之吳越春秋

葬蔡成侯謚法安民立政曰成

春秋通鑑 卷之一 周元王

四十五

庚午

○附錄楚賂於秦 史記表

五年夏四月晉人魯人伐齊取廩丘 事見左傳

越子伐邾以邾子益歸立公子何 事見左傳

○附錄魯侯以其庶子荆為世子荆母為夫人 事

詳左傳

杞公子闕路弑其君維

○考異史記曰湣公十五年楚滅陳十六年公弟闕

路弑公而自立按此史記誤也湣公父僖公名過

立十九年元年歲在乙未為魯定公五年周敬王

十四年至魯哀公八年歲在甲寅為周敬王三十

五十九年元歲在乙未為魯定公五年周敬王

十四年至魯哀公八年歲在甲寅為周敬王三十

三年而卒見於春秋潛公即位於哀九年乙卯至

六癸亥楚人滅陳纔九年耳云十五年者誤也自楚

人滅陳至潛公被弑又歷七年非即滅陳之明年

也今謹遵

欽定春秋二十國年表及外紀著於此年

○附錄義渠賂秦繇諸如秦乞援 史記表

○附錄存異越王既殺文種葬之西山樓船之卒

三千餘人造鼎足之羨 音延墓道也周禮或入三

春秋通鑑中讀 卷之十一 周元王 四十一

峰之下一年伍子胥從海上穿山脅而持種去與之俱浮於海故前潮水播候者伍子胥也後重水者大夫種也 吳越春秋

○附錄辨誤皇甫謐曰魯哀公元甲辰終庚午則

以是年為魯哀公之二十七年而卒誤有左傳可

証吳越春秋亦云勾踐二十六年冬魯哀公來奔

六年夏五月庚辰衛侯輒出犇宋 事見左傳

晉澮絕於梁 事見左傳

丹水絕三日不流 事見左傳

未辛

考證此二事也按水經注澮水出河東絳縣東高

考證此二事也。按水經注澮水出河東絳縣東高山又西南逕席祁宮南又西過王澤合於汾水又曰沁水東與丹水合水出上黨高都縣故城東北阜下又東南流注于丹谷又西逕苑鄉城北南屈東轉逕其城南東南流注于沁謂之丹口可証劉氏外紀并而一之曰晉澮丹水絕三日不流蓋劉氏當日或未深考耳

秦有彗星

楚公子英出奔秦

申士

○附錄考異 吳越春秋謂是年越子勾踐卒

七年夏五月越人宋人魯人帥師納衛侯輒于衛弗

克納衛人立黔史記作黔世本作虔

考異 按史記言出公二十一年卒公季父黔逐公

子而自立蓋以為復歸之後立二十一年不復有

出奔事也故六國表于周定王十四書衛悼公元

年其年為丙戌自乙丑至乙酉適符二十一年之

數稽古錄外紀並從左傳謂悼公即于元王七年

即位則悼凡十七年也今從之○又按衛出公即

位於哀三年己酉至辛未凡二十四年所謂二十

即位則悼凡十七年也今從之○又按衛土公即

位於哀三年己酉至辛未凡二十四年所謂二十
一年者統前後計之去在外之三年為二十一年
也史記以出亡至卒為二十一年誤

冬十月辛巳宋公欒卒宋大尹以宋子啟犇楚宋欒

蒧立得事見左傳



引用景公六十四年公卒公子特攻殺太子而自

立是為昭公昭公者元公之曾庶孫也昭公父公

孫糾糾父公子禚秦禚秦元公庶子也景公殺昭

公父糾故昭公怨殺太子而自立史記○修之曰此與左傳不合

引存宋景公使工為弓九年而成曰臣之精力盡矣歸三日而死公鸞弧登臺東射矢踰山集彭城之東其餘力逸勁飲羽于石梁十月公薨無子大尹立元公孫周之子啟司城樂莜攻大尹大尹奉啟奔楚外紀

存異初刑史子臣謂宋景公曰從今以往五月五

日臣死後五年九原本作五月修之曰吳亡在十一月

今改月丁卯原文作巳修之曰吳亡以後五祀八

月修之曰周正十月辛巳公薨刑史子臣將至死日

朝見景公又死後吳亡景公思刑史子臣之言將

朝見景公又死後吳亡景公思刑史子臣之言將
至死日乃逃於瓜圃遂死之求得已蟲矣 太平御
覽第九百七十八引古文瓌語

考異按景公父元公名佐以魯昭公二十五年卒
於曲棘見於春秋則景公元年為魯昭公二十六
年乙酉至此纔四十八年外紀前編並同世家及
表俱云六十四年者誤也。又按史記景公名頭
曼汲冢師春作繚漢書古今人表作兜樂音俱相
近盖字之訛也今從左氏作樂樂即頭曼二字之

合而繅即縵之省文也宋庠曰古器有宋公繅餽

鼎

○附錄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廢著鬻財於曹

魯之間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喜揚人之美不

能匿人之過嘗相魯衛家累千金原憲不厭糟糠

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排藜藿過之原憲攝敝

衣冠見子貢子貢恥之曰夫子病乎憲曰吾聞無

財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之謂病若憲貧也非病

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

義之德與馬之飾衣裘之利憲不忍為也子貢面

也夫希世而行比周而交學以為人教以為己仁
義之慝與馬之飾衣裘之利憲不忍為也子貢面
有愧色不辭而去原憲曳杖拖履行歌商頌而反
聲滿天地如出金石子貢終身恥其言之過也外

紀

子貢束帛之幣聘享諸侯所至國君無不分

庭與之抗禮終於齊

外紀

曾參有疾謂曾元曾

華曰飛鳥以山為卑而增巢其巔魚鼈以淵為淺
而蹙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
害義則辱安從至乎為官怠於成病加於少愈禍
生於懈惰孝哀於妻子察此四者終如始也外紀

鄭人齊人伐衛

天王崩

考異按六國表謂元王八年杜世族譜言元王十年皆謬減敬王之年以蓋元王也今從紀年前編之數皇甫謐曰貞定王元癸亥十壬申崩即指元王也

晉荀瑶帥師城宅陽

浙

○附錄考異吳越春秋謂越子興夷立一年卒

春秋通鑑卷之二



浙江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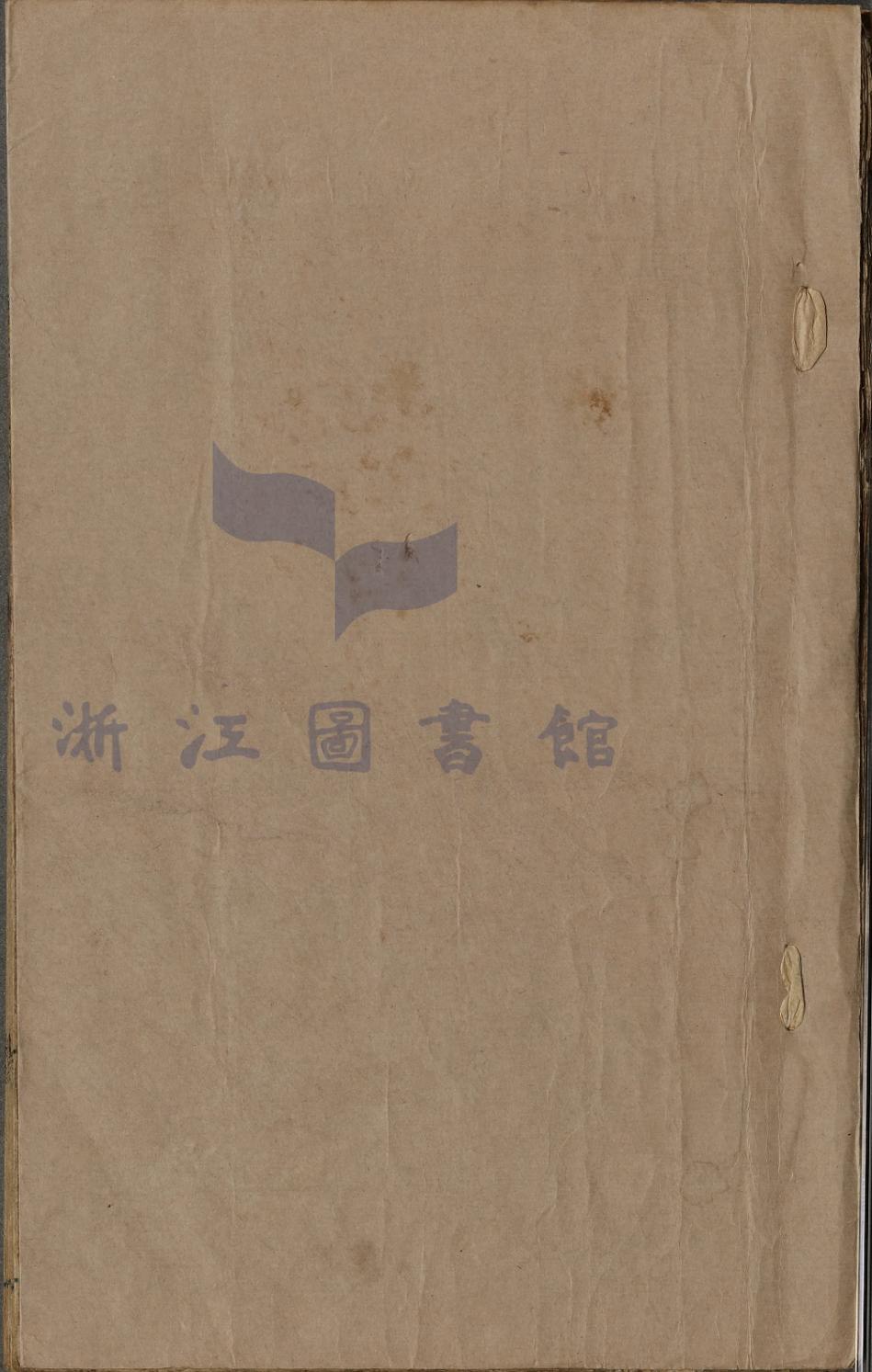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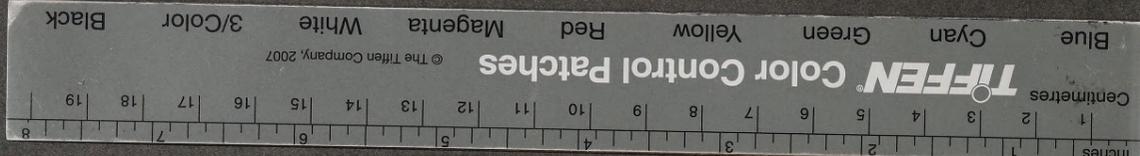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善本

登記號：002572

一九 年 月 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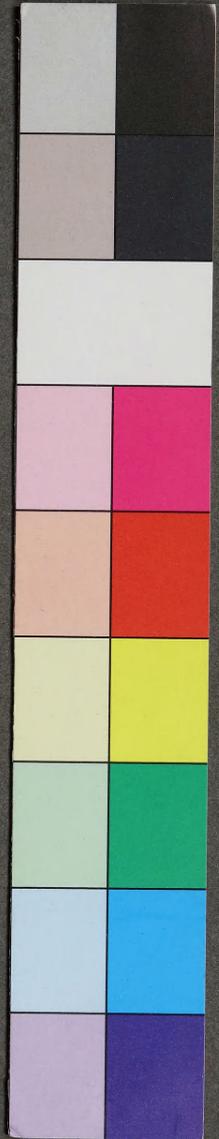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浙江圖書館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